

魏街

——暗盒笔记之九

于坚文/图

沿长江东下，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电缆铁路高速公路白茫茫地席卷两岸，田野成了碎片、荒地。许多地圈而不建，村庄死了，成为废墟。高速公路比传统的水路更快，货运大量转移到岸上，百舸争流的局面难得一见了，大江空下来，一叶扁舟，乃是汽油驱动的快艇。有时候站在江边，看一人垂钓，半天不见他动一下竿子，真像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但愿意上钩者一个也没有。岸上的城市大同小异，景观千篇一律，无非商业中心，摩天大楼、玻璃幕墙，没有古树的新公园以及抄袭自

漫步大街小巷，经常会看到“大减价”、“卖血本”、“sale”的大幅张贴。为了营造气氛，有时还真会用血红大字，再蘸上几滴通红通红的“血滴”，似乎真的是“跳楼价”、“自杀价”了。最为搞笑的是，还有大字、大幅标语的“最后三天”“最后一天”。

本来以为，这都是那种小本经营的小打小闹，也不当真。当然，那“最后”，谁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是真正的“最后”。

不料，现在也有名气大了去的行业也加入了这样的吆喝。

一个全国很有些知名的品牌，大概在三五个月前就在电台开始做广告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广告还有小情节：先是一种价格，主持人表示要给点面子么，于是猛然减去三分之二。而最后强调的，只有“二十箱”。啧啧，仅仅二十箱，你还不快点抢购？

时间过得倏忽。转眼从最初到现在，至少也有了三五个月。到时候，一个男声或者一个女声（还都是经理级的呢）就出现了，重演已经让人厌烦的怏怏，而最后，还是只有“二十箱”啊！

我先是厌烦，后觉好笑。这个“二十箱”，真是没完没了，可以肯定，那是一个假话。“饥饿疗法”是种促销手段，“吊胃口”也是一种卖货伎俩。想想吧，二十箱，每箱六瓶，一共才多少？还不是眼睛一眨的事情？可是不，那可是永远、永远的“二十箱”呀！

真要感谢时代，仿佛只是一个瞬间，有些东西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曾记得，这种品牌曾经已然卖到了天价，还有拍卖、寄售等等狂轰滥炸。当局者还不无得意，扬言要让此物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到奢侈品行列。到那时，咳咳，等着瞧吧，就不是现在的几倍十几倍的价格啦。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奢侈品的说法似乎还在耳边回荡，市场上的价格就眼看它直线往下。大概也真是出于无奈，也是为了应付现在的下滑与疲软，终于有了这么一出永远、永远的“二十箱”。

市场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。曾几何时，风光无限、令人亢奋的物品，就从天上云端纷纷落地。其实，价值规律的定义真是逃脱不了，一种物品总是在这样的范畴中摇摆，一旦远远超出，那么，离开它真正本来的面貌已经为时不远。

再回过头来看，唠唠叨叨、喋喋不休宣称只有“二十箱”，那只是玩小家子把戏。现在，这段广告成为一种笑柄，看到厂家这么心急火燎促销，那更让人怀疑这样的价格很有可能还会下跌——因为区区二十箱，过了三五个月还是按兵不动，那可实在是有些尴尬与狼顾了。

要做好真正的促销，我看还是要从市场本身出发。市场的承受力大致多少，拥有量一般多少为宜，厂家首先要明白。老是想着自己当年的贵族身份，摆不下奢侈品边缘的昔日身价，面对早已呈颓势的态势，还要拖泥带水、不断摇摆，而玩弄噱头，到头来很有可能那二十箱真的是永远也卖不出去了。

北美或新加坡的荒凉小区（房子都卖出去了，也涨价了，但还是荒凉，没有邻居、没有杂货铺、没有茶馆、没有庙会、没有集市、没有人气）。大街太宽了，走慢了你还过不去。车流臭气滚滚，夏天热气蒸人，风也不来，广告压着人，逼着人，救护车叫得心烦，逛街很难受，买了东西赶紧逃。一路上的经验是，越是洋派新潮的地方越不好玩，除非你的旅行只为购物。这样旅行很划不来，外国名牌已经无孔不入，每个大城市都不能幸免，坐着高铁、飞机从这一家 Louis Vuitton 专卖店到另一家 Louis Vuitton 专卖店去刷卡？倒是那些巨额投资看

不上，没赶上现代化大浪的小地方，虽然也被焦虑自卑的劣质工程搞得支离破碎，但旮旯角角还幸存着旧时代的残渣余孽。我下了渡轮，沿着新修的江堤走。就像过了国境线似的，绕过那些霸天占地的大楼，阴影后面，藏着一群还来不及拆掉的旧房子，这是老县城。房子高矮矮，补丁般的参差不齐，就像某位三流画家的小品。但是如果让莫兰迪来写生的话，那种老旧的砖色、木色、水泥色、煤烟留下的痕迹……一定会变成杰作。槐树是一百年前张家的老太爷种的。抬眼看见那老树上还安着一团鸟巢，已经空了。老人说，以前他们只要坐下来，乌鸦就跟着落下来。街口卖卤味包子的小店已经开了三十年了，家家都吃过。唐家二楼总是在早晨才摆上窗台的白牡丹已经养了五十年，如果朵朵都计数的话，已经开过数百了，还要开下去。这一切也是儿童们的天然学校，世界丰富多彩，有捷径、小巷，也有大街、宽路，不是只有一条笔直的线。少年每天在街上走去上学，可以因时制宜。正在门口洗萝卜菜根准备做泡菜的朱家婶婶说，过来，

人都有虚荣心，作家也不例外。马克·吐温在《傻瓜威尔逊》中，曾经给很多读者出过主意：有三种最有把握的办法，都可以使一个作家高兴，这个三种办法的恭维程度是一个赛过一个的：一、向他说，你已经读过他一部作品；二、向他说，他的书你全读过了；三、要求他把将要出版的作品的原稿给你拜读拜读。第一种方法可以赢得他对你的敬重；第二种方法可以赢得他对你的赞赏；第三种方法可以使你成为他的心腹之交。

大文豪很熟悉人心人性，说到作家的心坎里了。大凡优秀的作家，差不多都是心理学家。尽管时代变迁，科技发展，但人的心理上的优点和缺点却没有多大的变化。

我是一名医生，连任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，我说两件事，一件是碘盐怎么吃，一件是好医生的标准。处理好两件事，恐怕都不能靠“单一标准”，而要靠“双轨制”。

近年来，我们周围患甲状腺肿的病人，似乎越来越多了，医生建议吃无碘盐。国家为消除碘缺乏危害，采取长期供应加碘食盐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。而碘盐与甲状腺发病率增高有无关系，目前尚无定论。2009年，市卫生组织开展了碘营养及相关健康状况调查，调查结果表明：上海市5—69周岁普通人群和哺乳期妇女碘营养状况适宜，孕妇碘营养状况不足。但是，公众心中难免有疑虑，碘盐到吃该不该吃，怎么吃？

2011年元月市人代会上，我提出书面意见，建议尽快实施食盐供应的“双轨制”，各大超市提供“碘盐”与“非碘盐”以便消费者选择。同时，对于食盐的使用采取分类指导，在食盐包装袋上应注明“碘含量”、“适宜服用人群”、“不

有一天，雨溪的妈妈跑到医生那里说：今天我有点不舒服，好像感冒了，帮我开两盒百服宁，一盒阿莫西。什么？阿莫西没有，你们医院不能开？那么帮我开两盒头孢。

医生很听雨溪妈的话，开好药方，交给了她去配药。眼下，不少医生是病人的秘书，病人说什么，医生照办。

又有一次，雨溪妈觉得心脏跳得不舒服，就到医院去挂急诊，她依然指挥医生：我大概有热度了，给我吊一点退烧的，吊四瓶，热度肯定就退了……医生不理她，拿起听诊器听她的胸部背部，然后开了一张单子：心电图检查、X线摄片检查、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、心导管检查、验血……

雨溪妈走出急诊室埋怨道：医院斩人也不是这么个斩法呀！

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检查都做完了，雨溪妈拿着报告找到医生，说：我只不过感冒，为啥要查……医生横了她一眼：你说，还是我说？你患的是室间隔缺损。室间隔你懂不懂，你说呀？你怎么不说啦？每个人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都有一道“墙壁”，叫室间隔。你的室间隔不对头，有小洞，VSD。你已经35岁了，患有先天性毛病怎么自己都不晓得？住院，进一步观察……

其实，“你说，还是我说”这个问题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开会。按一般理解，开会就是集思广益，让大家讨论出最佳方案来。可是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：开会能导致人们智力降低！说得通俗一点，老是开会，老是开马拉松会，叫人变笨。

有个在集团公司当董事长秘书的朋友对我的领悟不以为然，有一次开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党委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六人联席会，会议接近尾声，这位朋友合上记录本道：我来说两句。

董事长用吃惊的眼光看着他，意思是：你说，还是我说？我要作总结发言了，你一个小秘书说什么？这个高层会议是局一级的！

过了一个星期，秘书被调到培训中心当老师去了。你不是要说吗？从此以后让你说个够！

然而，当董事长和员工一起吃老酒，情况就可能失控，驾驶班长可能勾住董事长的脖子说：阿哥，你老酒吃介一点点！

我的好朋友金虎是干工程的，平时话语不太多。一旦聚餐，一旦喝了很多白的，他就毫不犹豫争夺话语权，每一段话的开场白总是三句：依勿要讲！依听我讲！我讲把依听！于是，整个酒桌上就他一个人说话，说的又是那些朋友们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老话：2007年我带领队伍进驻洋山岛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白手起家啊，我还晕船……

其实，人家根本没读过我作品，只不过是让我高兴罢了。

我有个已故的文学老师，也是个实在人。我夸他散文诗写得好的时候，他会穷追不舍地问我：“我的散文诗好在哪里？”我问答出第一条的时候，他会继续追问：“还有吗？”我们俩的谈话，基本上就是他的作品研讨会。一场聊天下来，我大汗淋漓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夸他的散文诗写得好了。

作家的虚荣心，满足起来也不容易。你说读过他作品，他肯定高兴，但这只是小小的开心。如果你能对他的作品说个子丑寅卯来，他才会如沐春风。如果你只读他的作品，或者说读过他全部的作品，他才会对你刮目相看。作家也需要粉丝，更需要铁杆的粉丝。铁杆粉丝就是读过他全部作品或者只读他的作品。

其实，人家根本没读过我作品，只不过是让我高兴罢了。

我有个已故的文学老师，也是个实在人。我夸他散文诗写得好的时候，他会穷追不舍地问我：“我的散文诗好在哪里？”我问答出第一条的时候，他会继续追问：“还有吗？”我们俩的谈话，基本上就是他的作品研讨会。一场聊天下来，我大汗淋漓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夸他的散文诗写得好了。

作家的虚荣心，满足起来也不容易。你说读过他作品，他肯定高兴，但这只是小小的开心。如果你能对他的作品说个子丑寅卯来，他才会如沐春风。如果你只读他的作品，或者说读过他全部的作品，他才会对你刮目相看。作家也需要粉丝，更需要铁杆的粉丝。铁杆粉丝就是读过他全部作品或者只读他的作品。

坐诊的医师无法达到这些标准，晋升艰难。其实，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才界定，也应“技能型”和“学术型”并重，前者依据诊疗工作量、患者满意度、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作为晋升标准；后者以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多少、发表SCI论文情况，以及研究成果是否具有转化为诊疗新技术的前景作为评判标准。

今年上海两会期间，我建议要改变当前医学人才评定体系标准的相对单一，就应实行“技能”和“学术”双轨制，激励医师兢兢业业为解决患者疑难病症服务；同时可以确保学术型人才全身心投入医学研究。

毕竟，医学是一门科学，要实事求是，不能一刀切——就好比，人们需要碘盐，也需要非碘盐；需要学术型医生，也需要技能型医生。

作家的虚荣心

安武林

不过，若是遇到那种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实在人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比如我，经常会遇到喜欢我和我作品的人。人家第一次夸我的时候，说：“安老师，我读过你好多作品，我好喜欢呀！”我便便夸夸她问人家：“是吗，你读过我什么作品？”于是乎，对方就脸红了，支支吾吾，尴尬异常。我马上就会替人家说：“啊，不要紧，可能忘了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人家一问我，我也想不起来呢！”遭遇过一次这样的尴尬，此后我就改变了说法。当人家说拜读过我作品的时候，我会很谦虚地说谢谢，请多多提意见。

碘盐和好医生的“双轨制”

于颖彦

这种种情形虽然不能马上改变，但作为人大代表，我必须为推动改变尽一份心力。我在书面意见中一次次建议，政府财政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，使得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得到强化。同时，媒体舆论也应尊重事实客观报道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务人员的良好风气。

而在所有医疗大环境改善之前，要让病人接受更好的服务，医生的工作环境、评价机制首先应该完善。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？起码要技艺精湛，足以让人托付性命。同时，医学本身也是一门科学，需要一批甘于寂寞、肯于奉献的学者攻坚克难。因此，在“两条线”上辛勤付出的医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。目前，基层医疗单位选拔人才的标准相对单一，主要参考指标是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、SCI论文。不少忙于看病

你说，还是我说

童孟侯

有一天，雨溪的妈妈跑到医生那里说：今天我有点不舒服，好像感冒了，帮我开两盒百服宁，一盒阿莫西。什么？阿莫西没有，你们医院不能开？那么帮我开两盒头孢。

医生很听雨溪妈的话，开好药方，交给了她去配药。眼下，不少医生是病人的秘书，病人说什么，医生照办。

又有一次，雨溪妈觉得心脏跳得不舒服，就到医院去挂急诊，她依然指挥医生：我大概有热度了，给我吊一点退烧的，吊四瓶，热度肯定就退了……医生不理她，拿起听诊器听她的胸部背部，然后开了一张单子：心电图检查、X线摄片检查、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、心导管检查、验血……

雨溪妈走出急诊室埋怨道：医院斩人也不是这么个斩法呀！

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检查都做完了，雨溪妈拿着报告找到医生，说：我只不过感冒，为啥要查……医生横了她一眼：你说，还是我说？你患的是室间隔缺损。室间隔你懂不懂，你说呀？你怎么不说啦？每个人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都有一道“墙壁”，叫室间隔。你的室间隔不对头，有小洞，VSD。你已经35岁了，患有先天性毛病怎么自己都不晓得？住院，进一步观察……

其实，“你说，还是我说”这个问题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开会。按一般理解，开会就是集思广益，让大家讨论出最佳方案来。可是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：开会能导致人们智力降低！说得通俗一点，老是开会，老是开马拉松会，叫人变笨。

有个在集团公司当董事长秘书的朋友对我的领悟不以为然，有一次开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党委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六人联席会，会议接近尾声，这位朋友合上记录本道：我来说两句。

董事长用吃惊的眼光看着他，意思是：你说，还是我说？我要作总结发言了，你一个小秘书说什么？这个高层会议是局一级的！

过了一个星期，秘书被调到培训中心当老师去了。你不是要说吗？从此以后让你说个够！

然而，当董事长和员工一起吃老酒，情况就可能失控，驾驶班长可能勾住董事长的脖子说：阿哥，你老酒吃介一点点！

我的好朋友金虎是干工程的，平时话语不太多。一旦聚餐，一旦喝了很多白的，他就毫不犹豫争夺话语权，每一段话的开场白总是三句：依勿要讲！依听我讲！我讲把依听！于是，整个酒桌上就他一个人说话，说的又是那些朋友们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老话：2007年我带领队伍进驻洋山岛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白手起家啊，我还晕船……



十日谈

明起刊登一组《古旧书香艺苑》
人大代表履职录 真，责编：史佳林。